





滄水文集卷之十四

論

摠論

金翰林學士承旨趙秉文周臣著

盡天下之道曰仁而已矣仁不足繼之以義世治之汚隆  
係乎義之大小而其世教之久近則係乎其仁所積之  
有厚薄紀綱刑政皆由義出者也天下有道則大經  
小紀一出于正其次大經正而小紀不正不害其為治大  
經不正小紀雖正不救其為亂所譎大經風俗也人才也  
兵食也質勝華則治之大原也華勝質則亂之端也國  
家之興未有不先實而後趨于華、之極則為奢為



借為奸為偽則日趨于亂矣天下不能正人亦不能無  
邪人在人君所處之正勝邪則治之端也邪勝正則亂之  
端也邪勝極則為請托公行為讒妬並興則日趨于  
亂矣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兵備亦不可一日而無財用之  
有道治之原也用之非道亂之端也二者之敝為黷武  
為聚斂則日趨于亂矣天寶之亂宣政之季病者有  
妨孤獨者有養教養有官宮祠有秩亦可論小制  
立矣然不免于亂世凡以大綱不正故也自古帝王或寢  
以隆昌或憤而後振武斷而後續皆積之效也唐虞三  
代漢唐難以編舉秦征伐六國夫國未亡而秦先亡

前人所謂  
十七字是  
例注

文景弑逆晉一傳而亡前入所謂秦如馬後牛呂氏非  
復羸者是梁武好佛而亡而餘孽復振至唐八葉宰  
相與之終始猶以慈餘也是故施之于智力可及之地者  
人也施之于智力不可及之地者天也仁者天之道也義者  
人之事也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孟子曰不仁而  
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余獨曰不仁而得天下者亦有之  
矣不仁而世教長久者未之聞也或曰子之言世俗之言  
也曰固也然古之人不求苟異其于仁義申重而已六  
經載唐虞三代之道遭秦煨燼其書不完漢魏  
以來學者修之詳矣苟為喋喋吾恐失之鑿也而漢以



來備有史記可覆而考也文帝有容天下之量宣  
帝有君人之術然而不及三代者武帝之過也蜀先主  
有公天下之心唐文明二帝有追治之風皆古有失足以為龜  
鑑矣或前輩之論英雄曰曹操劉裕符堅其取天  
下或得或失子魯無一言及之何耶曰所貴乎中天地而  
應帝王者謂其為生靈之生也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  
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不顧逆順是生人之仇也子尚忍  
言之哉卒論如左傳之於家云

西漢論

漢高帝起布衣取天下當時比之逐鹿幸而得之然初  
入關中秋毫無犯約法三章此與發粟散財何異天下  
既定規模卓然已有四百年之氣象孝惠享國日淺呂  
氏盜執國柄勳親環視莫敢誰何譬猶強族大姓兼  
并之力夫亡子幼主婦挾鳥忍雖有豪奴悍婢猶且惕息  
伺一旦之隙餘威猶在耳孝文慈儉出於天性是時漢  
興二十餘年賈生遂欲改制度削諸侯繫外夷賴詛  
之策不行遂以無事使帝無賈生不失為守成之主而帝  
盡行生之言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大抵文帝德量過于



賈生所不及者才具耳雖然以誼之才輔之可也疎之亦非也使誼加以數年不死亦自悔其前日之論則伊管之傳也及至孝景用晁錯之計七國遂反于斯之時有叛國無叛民後來到得武帝罷出百家表章六經修郊祀改正朔作詩樂正音律駁乎三代之風使武帝遂相仲舒則三代矣或曰元朔之政多由仲舒發之然此皆三代之文仲舒之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又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此皆仲尼之心三代之實也使帝知正心明道之實亦自無末年之禍而帝甘心四夷奢侈無度亦豈果能用仲舒哉亦

何乘文景之蓄積窮兵黷武征伐不休至於末年戶口減半幾及亡國所不亡者幸也或曰武帝開西域以斷匈奴右臂泄高帝平城之耻洗呂后媢書之辱矯文帝姑息之弊筭計見效不亦亟乎曰前不云乎不謀其利之大者也不計其功之大者也以帝之雄才大畧一遵文帝之慈儉又豈止延祚四百年而已哉是故帝王之過莫大乎好殺老子曰其事好還楚靈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乎卒有戾園之禍賴高文恩德在人心付託得人擁昭立宣遂以復安曰然則魏霍之將也非乎曰亦非也武帝非實知衛霍之才特以私衛氏之親耳以



李廣利征二師准之可見自古帝王變亂舊章果于自用者自武帝始其與始皇相去無幾亡不亡之間耳及至孝宣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為治有君人之術然者其所謂以嚴致平者殆不可見夫信賞必罰五帝三王不易之道但論其當與否耳必以誅趙廣漢韓延壽等為嚴刑峻罰破奸宄之胆此自帝之過舉亦非霸者之政矣惜哉亡是可也至其用趙充國破先零論議諄復于屯田之計優乎帝王之畧矣元成而下無譏焉劉向楊雄皆經國之大儒吾知其不能用之也

### 東漢論

善治病者必知脉之虛實病之大小治之逆從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寒熱通塞同之有時故徐未治更生它疾參伍其宜徐以制之夫然後病可除也東漢自明章以後其君不足以有為政出外戚孝和與鄭衆誅竇憲宦官用事自此始此蓋如人受病之始雖飲食如故病留於腠理而四肢未覺也迨至孝安納王聖樊豐之譖誅楊震如人漸不其魚肉之味而嗜土炭疾猶可為也明年誅聖等是其效矣其後梁冀擅廢立唐衡左瑄等用事此亦平勃交驩之時也李杜二公少忍須臾帝必將



憤莫：乃可圖已而單匡等果誅莫五侯復恣橫將  
有繼是而思進者此通曰通用塞曰塞用之理也終  
之陳實繼誅起矣此病甚而不從之故也是後群公欲盡  
誅內官內官既除而漢亦亡譬猶故病未除益以它疾  
其證已危當以飲食醫藥漸以治制之一用藥則大  
命去矣故毒藥十去六七者良為此也嘗謂西漢大臣  
寬博有謀可定大事然不及東漢士大夫之節故平勃  
霍光終成其功其散也養交安祿而王莽以穿窬之智  
坐據神器東漢士大夫忠義有守足鎮頽俗然不及  
西漢大臣之謀故李杜諸公以虛名相高而奸雄不敢

覬覦其散也矯激太甚而身死國亡要之圖回天下者豈  
淺丈夫之所為哉在易之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說者曰  
甲為春仁也庚為秋義也蠱者物壞而有事之時治蠱  
之道不可以亟也于卦一陽生為復二為臨三為泰四為  
大壯五為夬六為決也以五陽而決一陰猶戒之曰健而說決  
而和柔乘五剛也然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或曰然則仲  
尼隳三桓城也非耶曰史失其傳多矣家語雜出于後世  
王肅之學是非聖人之學謀也聖人之謀不如是之亟  
也哀公問社於宰我說者以為有行誅之意魯自宣  
公後國政失于三桓久矣仲尼止之曰成事不說遂事



不諫既往不咎誰謂仲尼為政暮月而遂隳三都乎  
易曰順而止之現象也或曰然則李杜當梁冀廢立  
之時將為胡廣趙戒乎曰李杜正色立朝若經孔子  
當在三仁之列吾猶恨其正而寡謀也廣戒慎而不  
正李杜正而不順而正之其平勃乎陳實諸侯猶  
裸袒而劉虎兕之齒也至則靡耳何功之有易曰見  
惡人無咎子見南子佛胎公山弗擾召子欲往聖人  
不絕惡人之辭陳實所以送張讓之葬也雖然有實之  
心則可不然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

魏晉正名論

接上不隔行

甚哉桓靈之不君也其所為鈎黨者天下之善人舉在  
焉善人國之紀豈可殺之乎善人誅鋤奸雄覬覦又况  
鬼偷狐媚如操者哉自後輕侮肆言如孔文舉者殺  
之勸讓九錫如荀文若者殺之豪傑既盡國亦隨之其  
餘惟怯諂附之徒舉社稷以與人而不羞也是特中原人  
物惟陳長文為第一然其魏室佐命之臣則漢室之所  
謂賊也搯王父之吭而奪之食資父以為孝凶逆不為誰  
謂長文而忍為之乎善乎歐陽子之言曰魏晉而下  
佐命之臣皆可貶絕謂其二心于本朝也遷國而下佐



作史者何其蕩而無法也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惡之也陳壽既以陳群之徒列於魏傳之中晉史遂以賈充弑君之賊列于晉傳之首何以史為哉若以春秋之法繩之陳群賈充之徒當附於漢魏賊臣傳且書曰漢群臣以帝禪於魏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庶幾亂臣賊子知所懼矣以荀彧孫為魏傳首何則天下大亂群雄競起撥亂之才非操而誰漢祿既盡俟天下悅然而歸已上則為周文王下不失為漢高光孰與攘九錫以篡終哉此或之志也以羊祜杜預為晉傳首至于王祥雖名孝友身為三公無補國亡當附於王導

傳首其餘機雲之徒當列于文藝傳稽阮之徒當列於玄虛傳王衍當國不營世務職為亂階當附於奸臣傳王凌毋丘儉諸葛誕等雖名忠於本朝然興兵犯順以誅君側之惡其漸不可啟也當書曰魏諸葛誕王凌毋丘儉以廣陵叛猶莫其有存魏之心故書曰魏若司馬師則無復魏矣玩藉登廣武而嘆蓋有意乎正當世之亂也然為師等作九錫表名魏而實晉矣當書曰晉阮籍登廣武而嘆春秋之法諸侯即位未踰年稱子踰年則稱公廢弑二帝皆即位踰年而史稱邵陵厲公高貴鄉公此何理也正



使賊臣不加尊謚猶當以廢帝及正元正始之號加之至於元皇帝為司馬炎篡奪託名禪讓加之謚號炎之篡魏之僞也使帝有靈其受仇讐之偽謚乎孔子曰必也正名：豈正而言豈順乎當書曰司馬師廢正始皇帝昭弒正元皇帝炎篡景元皇帝是後宋奪之晉齊奪之宋梁奪之齊皆托禪讓為名雖由天道好還亦其風俗有自來然則名節之士由此觀之可不重歎可不重歎

### 蜀漢正名論

仲尼編詩列王黍離於國風為其王室卑弱下同

於列國也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西蜀僻陋之國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稱曰漢之者公天下之言也自余則否書漢中王立為帝者何著自立也昭烈帝室之冑輔以諸葛公王者之佐乘中原無主遂即尊位以係遠近之望宜矣然而猶有所憾云者方蜀中傳言漢書縞素以令王軍曰曹操父子逼主篡位吾奉密詔討賊義不與共戴天是時關張熊虎之將猶在指揮中原以定大計漢主若在吾事之不濟退以漢中王終身北面若云危難之際非英主不濟舍我其誰哉上則為三王之舉下不失為漢光武孰



與曹丕孫權同以僭稱哉書蜀攻吳戰于夷陵蜀師  
敗績者何吳蜀唇齒之國人皆知蜀之攻吳不知吳謀  
羽之亦非也使吳蜀相持而劉曄之計得行吳其殆哉  
勝敗不足論也先主於關羽情義久要義當復仇  
不慮其敗然聞諸葛瑾之言羽之親何如先帝俱應  
仇疾誰當先後忿恨之心亦可已矣而不能已余然後知克  
己之為難也書漢主命丞相亮輔太子禪者何古之所  
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三代而上正心誠意以之治天下國家  
無餘事矣觀先主所以付託孔明之意三代而下公天下之心  
者至此復見伊湯之德不足進焉或曰誠固天德其如人

偽何曹氏父子所以付託司馬懿者亦已至矣而卒以篡  
奪果在推誠哉曰曹氏欺孤問鼎何嘗一事而出于  
誠使有孔明不為用也至於托孤曰爾無負我庸愚知  
笑之豈與先主武侯同哉夫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往  
以義者來以義往以利者來以利義利之判久矣曰然  
則先主借荊州逐劉璋果皆出於誠乎曰使先主一出于  
扶漢此亦兼弱侮亡之道惟不忍湏臾以即尊位使人  
不能無恨噫安得王者之佐與之共言至公哉書漢丞  
相亮討孟獲七擒縱者何昔舜舞干羽於兩階七旬  
有苗格或學者疑焉此古帝王正義明道之事固非



淺者所能議也。有苗雖云逆命，又非冥頑無知者。其意曰：以位則彼君也，我臣也；以力則彼天下我一方也。而且退讓修德，其待我也亦至矣。且孔明所以不殺孟獲者，服其心也。孔明而一天下，其待孟獲也必有道矣。惜乎出師中道而歿，不得見帝者之佐之行事，故功業止此。齷齪也。善乎文仲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與乎？僕固不足以知禮樂之本，若安土治民，移風易俗之實，孔明任之有餘矣。不然，周旋鏗鏘之末區，叔孫通大樂令變之事，何待於亮哉。

唐論

接上不隔行瓚

唐興承五代干戈之後，生民憔悴，思樂息肩，幸而貞觀之治同符三代，然猶好大喜功，遼東之後未已，而武氏已讖其宮中矣。唐之子孫殺戮殆盡，雖致治之美，有以開三百年之業，然猶不能贖樂殺人之禍也。中睿懦庸，開元致治同符貞觀，天寶之亂，唐興百五十載，物極則衰，理勢然也。然開元之末，一日殺三庶人，則天理滅矣。罷張九齡相，牛李則狗冠廟堂矣。內則妖姬蠱惑，外則國忠嘯凶，則狐穴城社矣。向不任蕃將討奚契丹，屠石堡城，誅南詔，使生靈之血塗於邊草，雖有末年之禍，不



如是之酷也以至骨肉流夷哀王孫之詩是也妃嬪僂辱  
哀江頭之詩是也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向無李郭  
之將社稷墟矣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而侯生靈塗  
炭社稷陷危託於人上安之乎在昔殷周之賢王超然  
如山林學道之士視聲色富貴不足以彘其心故能長  
保其富貴尊安六七百歲而不絕後之君貪一餉之樂  
遺百年之患以彼目此誰得誰失然猶覆轍相尋豈不  
哀哉或者以為禍始於妃后成于宦豎終於藩鎮向使  
明皇無侈大之心則妃宦豎之禍不作祿山一牧羯奴且  
藩鎮之禍何由而興終之姑息政行禍難煩興雖元和

平蜀蔡會昌定晉潞終不能得山東尺寸之地而使務  
勝不休則為黷武矣譬之中年之後一下一衰亦其理也  
加之肅代有一顏真卿而不能用德朝有一陸贄而不  
能用宣朝有一李德裕而不能用自是以還唐衰矣或  
曰前人王令魯鞏論過唐曰不法三代子何論之早  
也曰此書生好大之言也貞觀開元以仁義治天下亦  
三代之遺意也子以不封建不足以為三代乎藩鎮  
之召亂不得已也况得已而封建乎子以不井田不足以  
為三代乎宇文融括隱田而天下怨况奪富以資貧  
乎曰非此之謂也謂禮樂法度闕如也曰禮樂法度亦各隨



時之特制子以為必如周公之制而後可是後世無復  
三代矣房杜姚宋不能知制作之本而謂王令曾鞏  
必能知之乎是又一王安石也曰然則先王之制治其終  
不可見乎曰以仁義刑政治天下畧法唐虞三代參  
以後王之制其可矣如其禮樂以俟之明哲之君子

### 知人論

天下之患莫大於有間小人者因其間之可入投巖抵  
罅無所不至其始也僥倖于一切之利而不圖後患而  
其末也至於國家覆敗而不可支持未嘗不本乎小人  
之為患也甚矣小人之為患難知而難去也其所謂小

人者又非其貪如盜跖賊如商臣諛如惡來汰如樂  
厲之為難也譬如猛虎獬犬得執而殺之矣其要  
在乎小惠似智矯諫似忠趨趨盤辟以為敬內厚情深  
以為重見小利而不圖大患邀近效而不知遠慮主有  
所向而逢其惠而先之主有所惡則激其怒而遷之其  
詐足以固人主之寵其信足以結人主之智漢張禹胡廣晉  
荀勗唐盧李之徒是已孔子曰鄙夫<sub>可</sub>與事君也歟哉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夫  
患得患失之徒苟生利之為見以為事固當然無足  
慮者豈知禍敗一至此哉譬之少年酣声色以盡其心



至其暮齒八邪攻其外百疾侍于前則不免餌金石之過以駐湏臾之期則疽癰者日相繼也人皆知金石之過而不知酒色之蠱其先也故賊莽之篡內宦之專八王之亂安史之禍金石之潰也數子之甘言酒色之咎也人之適意常在耳目之前而遺患常在數十年之後求其免於後患也難矣哉然則何以知小人而君子曰難言也雖然試言其畧小人不知大體而寡小過苟得苟合易進而難退君子知大體而不免小過不苟得不苟合難進而易退人主者赦君子之小過而不怵於小人之寡過以責其遠者大者其亦庶乎其可也

### 遷都論

東坡有言周室之壞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僕則以為不然使平王不遷則亦不能朝侯伯而撫四夷矣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事有緩急勢有強弱魏武之遷許昌固不如圖閔羽之易也東晉之竄蠻越又不如守建康之舊也不幸夷狄亂華外侮內訌師老而緩急難支財殫而餽運不繼何恃而不遷哉大抵有天下者安必慮危治必防亂所以長安且治後世安諱危治諱亂所以愈危且亂也昔者周都豐鎬而周公定鼎于洛邑蓋有深意存焉其後或設東西都或置陪京雖以備巡幸且



亦所以防不虞之志也使天子治安之時未嘗有意外  
之慮不幸一旦當遷其如危弱何曰固也不遷愈危且  
弱矣雖然救之術有形有勢有本明皇幸蜀晉遷金  
陵恃江山險阻形也周之東遷晉鄭為依恃諸侯強大  
勢也向使無江山險阻與諸侯之勢則亦固其本矣上  
京中都國家之根本也議者或遷河南或遷陝西不過恃  
潼關大河之險耳而夏人傾吾西宋人傾吾南萬一峰蠶  
有毒窺吾關隙則關河之險為不足恃况大河為限則  
舉根本之地以為奪之可乎故愚以為莫若權幸山東山  
東富庶甲天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伯不得不伯又

利建海道可以通遼東兵運直接上京開黃河故道  
由滄景而入海則是河南山東為一大河險阻共之也  
有關河之形固上京中都之本而輔之以建侯之勢一  
舉而三者得其與遷河南陝西不侔矣

### 侯守論

或問建侯置守孰為得曰皆是也抑皆非也何以言之  
曰三代封建則守在四夷而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  
秦罷侯置守則制在二人而其衰也有天下土崩之勢此  
天下之所睹聞也或者懲尾大之咎謂郡縣不必稽於  
古鑒土崩之失謂封建可復行於今二者皆一偏之弊



未知所以救之：術也且法不能無弊：不能無變三代之  
法弊而郡縣之郡縣之法弊而不思所以復之：術為  
得乎夫立國必有一家之制度制度必有所以法列郡  
縣隳名城銷鋒鏑非秦之法耶秦之法弊而不以三代  
之法救之亦不為善變矣夫平居致莽拔一毛以事無  
用壯夫不為也及世虺蛇之螫斷一臂以去所患怯夫為之  
何則所損者小而所利者大也方天下已定上有一尊下  
無異望當此之時復欲幅裂山河而瓜分之建侯樹屏  
使世諸侯各擅其地私有其民調其兵革入其財賦使更  
為肘掖互為唇齒生靈之患何時而息耶此拔一毛

以事無用也故其勢不得不郡縣及太平日久內弛外訐  
夷狄肆侮社稷沾危人主有睽孤之勢海內無勤王  
之師此斷一臂以去所患也故其勢不封建不得昔者  
議天寶之亂房瑄請割州郡以封諸子祿山聞之曰天  
下非吾有也既而太子阻之其謀遂寢自後藩鎮藩鎮相  
維之力也不得已而封建其利有三諸侯世擅其地則  
各愛其民愛其民則軍不分修其城郭脩其器械則  
人自為戰人自為戰則我眾彼寡夷狄不能交侵一  
也夷狄無外侮則天下終為我有二也雖有強獷之徒大  
小相維足以長世三也或曰古國之徒難八王之禍皆封建



為之也子尚忍言之乎曰吾之所言非謂郡縣不及封建也為救弊不得已而言之也且郡縣之治可以大治亦可大亂封建之治雖不可大治亦卒不至大亂人主權其輕重可也况罷侯置守非大亂之後不可卒變封建子弟非罷侯置守之難也何憚而不為哉

### 直論

傳曰正直為德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然直之為德且祥也明矣何以明之人心莫不好直而惡曲其反是者有物蔽焉耳貪者怵于利而怯者避其禍常試與之論人物評曲直應非而是者必

其親且厚也不然其權勢足畏也應是而非者必其疎且怨也不然其勢位足卑也自餘議論無不公者弗與同其利也弗與同其害也則勇者必見於言懦者必見於色應非而是應是而非者否焉耳然則直之為德且祥也亦明矣然多有以直賈禍者古之人守道以為直後世徵明以近禍也吾非其父兄也非其師友也吾直焉以此被髮纓冠而救鄉人之闕也親則父兄也義則師友也吾不直焉此端坐而視同舍之焚溺也其可乎是故言有當於分行有合于理吾直焉直也吾守道也言有犯于分行有乖於理吾直焉非直也徵名也故道之所在直之



滄水文集卷之十四 十七  
所也在也守其道而名從之名之所在利之所在也志於利  
而害亦從之直之名一而其別有四有直而陷于曲者有  
曲以全其直者有直而過於直者有直以遂其直者其  
父攘羊而子証之此直而陷於曲者也魯昭公娶於吳孔  
子以為知禮此曲以全其直者也國武子以盡言見殺洩冶  
以諫死此直而過於直者也齊魯之會孔子歷階而進齊  
梁之見孟子不肯枉尺而直尋此直以遂其直者也此亦  
可以辨是非在君子而必知有所擇矣或曰君子而有不  
直焉者其可乎曰未可也食其祿任其責君子殺身為  
之直以為可也吾非衆之有衆非吾必從在君子亦完其

力而已矣夫君子者動靜語嘿不離其道者也



滄水文集卷之十五

金翰林學士承旨趙秉文周臣著

引

竹溪先生文集引

文以意為主辭以達意而已古之人不尚虛飾曰事遣詞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耳間有心之所不能言者而能形于文斯亦文之至乎譬之水不動則平及其石激淵洄紛然而龍翔宛然而鳳盛千變萬化不可殫窮此天下之至文也亡宋百餘年間惟歐陽公之文不為尖新艱險之語而有從容閑雅之態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



一詞使人讀之者疊：不厭蓋非務奇之為尚而其勢不得不然之為尚也故翰林學士承旨党公天資既高輔以博學文章冲粹如其為人當明昌間以高文大冊主盟一世自公之未第特己以文名天下然公自謂入館閣後接諸公遊始知為文法以歐陽公之文為得其正信乎公之文有似乎歐陽公之文也晚年五言古體寄興高妙有陶謝之風此又非可與誇多聞靡者道也近歲寇攘喪亡幾盡姑哀次遺文僅成十卷藏之翰苑云

法言微旨引

楊子聖人之徒與其法言大玄漢二百年之書也漢興賈

法言乃宗  
袁注非袁  
也存泰費

誼明申韓司馬遷好黃老董仲舒溺災異劉向鑄黃金獨楊子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予既整緝太玄舊聞法言有宋袁注亡之今世傳四注柳李二注才釋一二宋吳二注頗有抵牾其十二注中數家大抵祖臨川王氏無甚發明又多詆忤而不中其失獨溫公集解編採諸本微辨四家之得失斷以己意十得七八矣其終篇詳辨楊子得聖人之行藏為得其正實百世之通論也故今斷以集解為定然法言之作雖擬論語不同門人問答先後無次乃楊子自著之書也不應辭意不相連屬其命名自序思過半矣或先義而後問或後答以終義或



離章以發微或終篇以明數旁鉤遠引微顯著晦川屬  
脉貫會歸正道今所謂分章微旨者非敢有異於先  
儒也但使一篇之義自相連屬穿鑿之罪余何敢逃萬  
一有得微旨于言辭之表者或有助於發機云

道學發源引

天地有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根於心成於性雖聖人教  
人不能與之以其所無有疾苦心呼父母此愛之見於性者  
也有悖逆愧生於其心此敬之見於性者也然愚者知愛而  
不知敬賢者知之而不能擴而克之以及天下非孝之盡也  
故夫愛親者仁之源敬親者義之源文斯二者禮之源

無所不體之謂誠無所不盡之謂忠貫之謂一會之  
謂忠及其至也蟠天地溥萬物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其源  
皆發於此吾先聖所以垂教萬世吾先師曾子之所  
傳百世之後門弟子張氏名九成者所解九成之解足以  
啟發人之善心由之足以見聖人之蘊今同省諸生傳起  
寺將以講明九成之解傳一而千傳千而億聖人之蘊庶  
幾其有傳乎某聞之喜而不寐抑聞之致知力行猶車  
之二輪鳥之雙翼闕一不可學者苟曰吾求所謂知而已  
而於力行則闕焉非所望于士君子也間有窮深極遠為  
異學高論者曰此家人語耳非惟不足以知聖人之道



是猶詫九層之臺未覆一簣欺人與自欺也其可乎愚  
謂雖圓頂黃冠村夫野婦猶宜家置一書渠獨非  
人子乎至於載之東西銘子翬之聖傳論譬之戶有南  
北東西由之皆可以至於堂奧總而類之名曰道學發  
源其諸異乎同源而有異流者歟

箋太玄贊引

太玄何為者也將以發明大易而羽翼之者也易有八物  
而五行萬事在其中玄則列之以三才本之以五行表  
之以陰陽推之以律曆而天下萬事之理具要其中為  
仁義作也卦用八著用七玄則首用九著用六五彰之

也易有道數象義說易者言道義則遺象數言象數則遺  
道象玄實兼之其於聖經不為無助昔人譏屋下架屋  
不猶愈於章句之學乎後之言數術者孰與張平子  
以平子不敢輕議太玄而後儒非之恐譏率易顧僕何足  
以知太玄姑以范注之小誤以証本經之不誤范注以九首  
次九陽家陽畫至十首羨之初一又為陽家陽畫則畫  
多於夜禍福散亂故其說時有不通王氏已辨之矣揲  
法一扞之後而數其餘王氏依之注本作兩扞非經誤也  
經云旦筮用經夕筮用緯舊注以旦用一五七夕用三四八  
日中夜中用二六九蘓氏攻之以為中夕筮吉凶雜至旦筮



非大吉則大吉是吉凶雜終不可得而過也楊子大賢  
擬聖而作不應筮法尚誤此殆歲久失其傳也及考  
玄數五為中央注土行所在經緯雜用且筮有三表  
一二三一表也四五六二表也七八九一表也表取其一以為  
占且筮用一與七皆取其初遇至於四為緯五則經  
緯雜無已則用六矣一六七吉凶雜與日中夜中夕筮  
同况粹首一六七皆吉而陰首一六七皆凶亦有時而純吉純凶  
矣恐旦筮當用一六七夕筮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五九  
二為經九為緯五雜用之也筮有四星持數辭注星若  
干一度時謂旦中夕也數謂首數之奇偶辭若九贊之

辭也時若旦筮遇陽家其數自奇辭自多吉是時數  
辭皆同何以別之竊意星若二十八宿是也又有四方之宿各分配日  
月五星數有支十之數律曆之數玄筮之數與策數雜  
用之此陽子所以知漢二百載而中天平子所以知漢四百  
載去其興乎之驗也其然豈其然乎玄有文皓等十一  
篇道義象數之學宋陸二注及王氏辨之詳矣茲不  
復云獨首贊與晝夜不合及首贊之辭與首之名義  
亦如六十四卦與卦義當相合如同人睽六爻皆言同人  
睽之類是也而注間有不悟輒以他義釋之恐有未安理  
當釐正使贊與首名義相合庶幾粗明玄經之萬一



漢文集卷之十一  
五  
僕亦未能審於是非姑錄以備遺亡以為學玄之階耳  
俟得前人之注改而正諸

中說類解引

文中子聖人之徒歟孔孟而下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  
自唐皮氏司空氏始知尊尚宋司馬公為之傳其書大  
行大抵唐賢雖見道未至而有忠厚之氣至於宋儒多  
出新意務抵斥忠厚之氣至於宋儒衰焉學聖  
人之門豈以勝劣為心哉中說舊有阮既氏注所得多  
矣其今但纂為三類一明續經有為而作二明問答  
與聖道不異三明文中子行事使學者知聖賢履

踐之實庶有助於萬一云

貞觀政要申鑒引

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孫卿子曰欲知上世審周道  
法後王是也近世帝王之明者莫如唐文皇天縱聖德  
文謀武畧高出近古而又得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馬  
周虞世南褚遂良劉洎為之輔佐朝夕論思日月獻  
納無非以畏天愛民求賢納諫安不忘危為戒故能  
功業若此魏也其後明初銳於治用姚元崇宋廣平  
韓休之徒致開元三十年之太平末年罷張九齡用牛仙  
客李林甫楊國忠致天寶之亂憲皇剛斷初用杜黃



裳常貫之裴度削平僭亂末年用皇甫鑄而不克  
其終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史臣吳兢纂集貞觀政事十  
卷凡四十篇為之鑒戒起自君道訖於慎終豈無意哉  
欽惟聖人<sup>上</sup>聰明仁孝超皇軼帝而猶孜孜治道俯稽  
前訓然一日萬幾豈能徧覽謹撮其樞要附以愚見  
目之曰貞觀政要申鑒文理鄙拙無所發明特於鑒戒  
申重而已昔張九齡自明皇千秋節進金鏡錄以申諷諭  
臣竊慕之謹以聖壽萬年節繕寫献上雖燬火之末  
不足裨日月之光區區之誠獻芹而已伏望畧紆聖覽  
不勝幸甚謹言

尚書無逸直解引

伏觀自古忠之大者未有若周公者也成王年幼恐其  
怠荒作無逸一篇以申勸戒舉殷三賢王及周文王  
皆以憂勤得壽考之福其意欲使祚胤長遠又欲其君  
憂勤無逸頤愛精神壽考無窮以至成王享國長  
久刑錯四十年而不用至今稱為賢王之首此皆周公  
篤實愛君之力也其後唐明皇時宋相獻無逸圖帝  
列為屏風置之左右穆帝時崔植又請以無逸為元龜  
然則無逸一篇周公之所以啟其君後世之所以開陳善道  
匡其君以盡君道而即以效臣職者取法乎是不費辭



說引而伸之莫有逸於是而後知其道之廣且遠也至於宛轉曲喻務盡其心抑揚詞氣之間其為文也至矣萬世而下奉為龜鑑不亦宜乎臣蒙國之厚恩愧無以圖報子萬一謹依註疏乃撰無逸直解因以獻仰視無疆

送麻徵君引

可以仕可以不仕則為人不仕則為己是以古之君子知進退之有義進不為榮退不為辱盡其在我者而已知窮達之有命得之不喜失之不為憂以其在外者也孟子又于中形出養氣之說配義與道不以貧富

貴賤死生動其心猶以為未也推而至於聖人之于天道窮理盡性君子不謂之命而大人之事備矣近於是者惟麻徵君以文學行義名天下天下之人戶知之罔不待予言而顯正大中天子聞其名而召之幡然而來君子以為知義悠然而辭君子以為知命退將窮先天之學以極消息盈虛之理是可量也哉諸公賦詩以寵其行而公為之引



滄水文集卷之十六

金翰林學士承旨趙秉文周臣著

頌

禘禮慶成頌

上既遷祔世宗顯宗神主於太廟天地並貺祖考咸  
喜明昌改元之四禩實始當五年之大禘越四月孟夏  
乃展事於太宮精意昭格明靈昭饗福瑞並應肆有  
漏澤以浸萬方是時中外臣庶願薦鴻名者以億計上  
懷謙冲曾此弗有也臣幸得以文字待罪伏觀嚴祀慶  
成國之大事此而不能形容萬一大惧失職謹昧死百



拜而獻頌曰

於皇考理 明昌天子 天子念親 于祖于禰  
惟世宗顯考 並祔世紀 既考既燕 詔群臣其議  
宜刺於經 酌禮之宜 見於太宮 慰余孝思  
群臣拜手 豈敢等夷 匪天道孰依 匪舊章孰稽  
五年一禘 振古如茲 帝曰俞哉 廟于元龜  
四月孟夏 大饗其時 乃詔四裔 備物講儀  
錡鑿之臣 白馬之客 相予載祀 祗率厥職  
劍佩鏗錡 爰俟帝齋 清蹕一聲 綠槐天階  
星旄翠宰 拂天而來 乃即靈宮 左撞鴻鐘

嚴中辦外 冕服於從 奉璋髦士 立列比比  
或捧珪瓚 或相拜跪 樂奏太和 舞陳文始  
形容頌嘆 一夔足矣 清夜戒嚴 明月如水  
既薦既裸 如見于位 從以功臣 候為夾侍  
已事而旋 靈風肅然 誕受龐祉 均及敷天  
於時公卿 于時士庶 于時耆艾 交相告語  
天子之德 昭天漏泉 宜上尊號 告功皇天  
天子曰嘻 祖考之功 於皇孝治 萬方攸同

駕幸宣聖廟釋奠頌

上即位之五年內成外平百揆時叙曠典墜章以次



蒐舉稽古庠序之事雅垂意焉爓八月乃展禮于宣  
聖廟庭鳶輅順動壁水增輝都人士子歌舞頌嘆以  
為此兩漢三代之主曠世一舉學士大夫被之聲歌垂之  
史冊以為皇王之上儀太平之壯觀而主上親行之於皇休  
哉天以玄聖之道授之王者王者以玄聖之道被之天下故  
新廟制則芝草生孔瑞聖也用其道則尊其祀聖尊  
師也孔瑞聖尊師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身屬于一時而  
祀光於百世禮行于一日而化行于天下此一舉也二美具  
焉噲無詩歌以嘿聖朝之休光臣則有罪輒忘野老擊  
轅之陋庶附儒館獻歌之末謹稽首再拜而獻頌曰

噲

木鐸聲寒

苔蕪杏壇

宮居釋老

廟食申韓

天將興文

伊旣明君

微我明君

孰知聖人

天子曰噲

余謁先師

禮官議禮

王殺帝儀

帝曰先師

百王所尊

禮有北面

無諱朕勤

禮官奉詔

幄次於廟

八月初吉

奉牲以告

我廟俎豆

我玉圭璋

日月漢儀

金石魯堂

丹青聖容

龍袞帝服

登降拜跪

冕服交輝

壁水湯湯

龍旂央央

天子戾止

儒林之光

壁水瀾瀾

龍旂靡靡

天子歸止

化流萬里

大哉聖師

道無古今

昔惟陪臣

今親帝臨



畏匡厄陳 廟食茲辰 一特之屈 萬世之伸  
思樂壁水 光搖帝裾 屬車一臨 化為泗洙  
四方其訓之 天子文明 萬壽無期

顯宗御書藏秘閣銘

上既嗣天序朝萬方駿惠先烈圖回庶政越元年寅  
念烈考既朝既饗詔有司曰嗚呼若稽古祖宗  
典章文物同符三代亦越惟我顯考聰明文思左右潤  
色而天章奎畫光貴於臣庶之屋鬱而不揚甚非  
所以昭光烈考之閔休遺美而慰朕孝思之誠也有司  
其募上凡諸金帛宜視所獲由是臣某以下私藏緹襲

留寶於御府之藏矣臣竊講聞顯宗正位東宮二十  
餘年際海內外陰受其賜冠冕仁孝左右藝文底信  
內外惟法惟式逸遊玩好弗侈弗崇嚴除承華翰墨  
是娛宸章召回下飾庶物欽惟主上蒐獵完次襲藏  
秘府捧承披翫戚見容色孝思之誠通貫古今昔臣  
竊覽載籍有若念先考追々蟲以求遺聲嗜昌歆以  
追攸好孰與親承手澤推求心畫以致其蒸々之慕者  
哉實萬世無彊之休此而不銘曷詔來者謹究心滌慮  
而獻銘曰

於皇顯宗 聖哲多能 固天縱之 緝熙光明



奎壁之光 下流人間 神物終合 祥光屬天

天子曰嘻 念茲皇考 於熒于墻 矧厥睿藻

帝曰某臣 出汝賜書 予考汝知 汝遂相予

凡百卿士 視此寵渥 爾貢爾有 予金子爵

天子命之 提襲上之 侍臣拜手 受言蔽之

天章在御 貽燕後昆 天子念親 威顏若存

孰定國是 孰振民隱 啟予金滕 予考之訓

孰才鳳鸞 孰器舟楫 圖任舊人 予考之法

追蟲永聲 昌猷追好 孰愈手澤 奕世貽寶

匪私翰墨 伊先志是悼 憲宗之文 天子之孝

於斯萬年 是則是做 小臣作銘 來者尚詔

聖德頌

謹拜手稽首言曰粵若稽古二帝三王休符不于祥于

其仁所寶不惟物惟其賢是以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嘉禾芝草不旅于庭當是時象庶和樂國家安寧

觀詩及書溫之乎其和可知也而孔子作春秋亦不書

祥瑞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降及後世御諛傳妄臣乃引

白雉寶鼎芝房赤雁作為歌詩薦之郊廟詭訛不經

駁乎無議為也乃者邠州進白兔上命放之原野其意

若曰惟天惟祖宗付予有民惟臣下作予股肱心旅但使



海文文集卷之六  
百姓樂業國家得賢何瑞如之肆近日所進諸瑞朕皆  
不取自今其勿復以聞於皇休哉上以符孔子之格言下  
以合二帝三王之治乃知聖人動作出於近世主萬也欽惟  
聖上自即位以來拔忠良之臣退貪暴之吏平刑釋冤  
以重民命輕徭薄賦以紓民勞聽言以盡下情思政以  
答民望和戎以息供平賊以除害明詔理官不得法外生  
情申敕御史不得苛細生事小遇水旱則減省賦租云  
是以陰陽調風雨時地不愛寶而嘉禾生芝草興上猶  
謙讓曾此弗有加之天賦聖性動與古合若夫抑祥瑞  
而不奏光武文皇之明也求賢憂民唐舜之心也內修政

事外攘夷狄宣王之功也誠能法文王之純不已如成湯之  
德日新則太平中興之功指日可待昔齊宣不忍一牛  
孟軻知其足以王矣一牛微物也孟軻何取焉以為苟推  
是心移之愛民則仁不可勝用矣况乎聖政行前聖  
之所難行擴而充之帝王之治易為也故臣以為既能  
行所難必能行所易既能善其始必能令其終在加  
之意而已不勝拳拳之愚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惟聖皇 德動皇天 和氣充塞 靈貺自甄  
在邠之郊 有兔斯白 司牧之臣 獻之京闕  
天子曰嘻 瑞在得賢 亦有上瑞 可垂史編



上瑞維何時維豐年 靈芝三秀 嘉禾六穗  
歌艷虛美 何益于治 乃命白兔 縱之郊畿  
凡百瑞物 毋上有司 于時公卿 于時士庶  
僉曰聖明 超越千古 既有其始 願有其終  
於皇聖治 萬方來同

滄水文集卷之十六

滄水文集卷之十七

金翰林學士承旨趙秉文周臣著

箴

御史箴

太微執法御史象之周官小宰則維其司耳目之寄  
經之紀之為其舉措咸休係之為其邪正善敗隨  
之抑濁揚清時汝之休吐則茹柔時汝之差無玩法以  
偷無怙勢以仇斃我彝憲時汝之尤無皦：沽名無容  
客保祿無毛舉細事無蝟興大獄剝果正直神介爾  
福陰賊狡險天厚其毒于氏父子世象其賢亦有延



年蓋父之愆持斧作威幸寵一持冤魂塞路持此安  
歸有鉄斯冠有依斯衣德不稱服中心忽而神州指  
佞神羊觸邪顧忌畏避汝之職耶勁松不屈鷲鳥  
無朋如霜之清如繩之平不幸遇患亦全令名既銘汝  
前實銘汝心敢告司僕敬服斯箴

驪山銘

驪山之勢其址不大其禍則大驪山之泉其流不長其  
禍則長嗚乎周秦暨唐兮相與垂戒于不忘

少華崩石銘

有夏之季兮黎流于唐三川皆震兮基周之亡

熙豐之間兮變亂舊章少華崩石兮北宋之亡

時習齋銘

朝乎則習夕乎則習惟學之日益惟德道之日積

日省齋銘

言得無有非耶行得無有違耶君子之棄小人之歸耶

習齋銘

御習則惟慣射習則惟貫學者之習君子之所選

思齋銘

金惟鍊乃精水惟澄則清克之又克則天理自明

誠齋銘



惟學乃明兮惟明乃誠匪顏則魯兮是謂座右銘

### 富義堂銘

富于利者惟日不足富于義者亦惟日不足不足於利者多辱不足於義者無欲多辱之辱其禍常酷無欲之欲其樂也獨是謂不龜而卜

### 娛室銘

外樂者逐物而喪氣內樂者忘己而無景逐物之積至于與禽獸無擇忘己之積至于與天地相侶然則可以擇所嗜矣故曰少年娛於酒色富者娛于利仕者娛于祿而君子娛乎德與義道不同則亦從其志養心以淡

泊之樂養口以淳和之味夫是以謂名教之樂也

贊

### 東坡真贊

坡仙西來自峨眉手扶雲漢披虹霓天庭射策如熊羆奔之颯颯號狐狸大儒發蒙揮金鎚要觀赤壁窺九疑南宮玉堂鬢成絲鴻文大冊帝載熙入海簸弄明月幾歸來貌悴文益奇荒坟不朽骨與皮何況問望江河馳壁間倏睹軒髭頰眉無乃示吾橫氣機畧糧問道往從之人言畫圖君絕痴

### 闕里升堂圖贊



大哉聖人之道天麗且彌地溥而深形容頌嘆非愚則  
則狂七十子之徒高者臻堂奧下者及門墻譬猶泰山  
之高滄海之深魚龍禽獸紛錯以披猖其俯伏駭汗  
不敢以睜視者但望其蒼然之色淵然之光然皆自以  
為天池之富地媪之藏蓋其一氣之所春大地時至  
莫不奮迅而發揚倬乎其明如引星辰而上也窈然而出  
如窺鬼神之情狀也根而幹之為德行政事枝而葉  
之為言語文章其精神為道德性命之說其教人有序  
不外起居飲食之間進退洒掃之末及其仰之而彌高  
測之而益深然後知其不可量也嗚乎七十子之後曰

况曰愈曰孟曰楊得十一於十百猶自以為比肩而相望  
攀龍鱗而附鳳翼何闕望之洋洋！至今讀其書拜其像  
尚想遺風餘韻如在乎洙泗之鄉也

張清獻公贊

治身以敬無欲以靜此清獻公之素行也事君以誠立  
朝以正此公之見于臨政也兩朝人物之清選一代典章之  
詳訂此公家之青毡而朝廷之龜鏡也至于伯承帝旨  
仲貳國柄則又公之餘慶也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